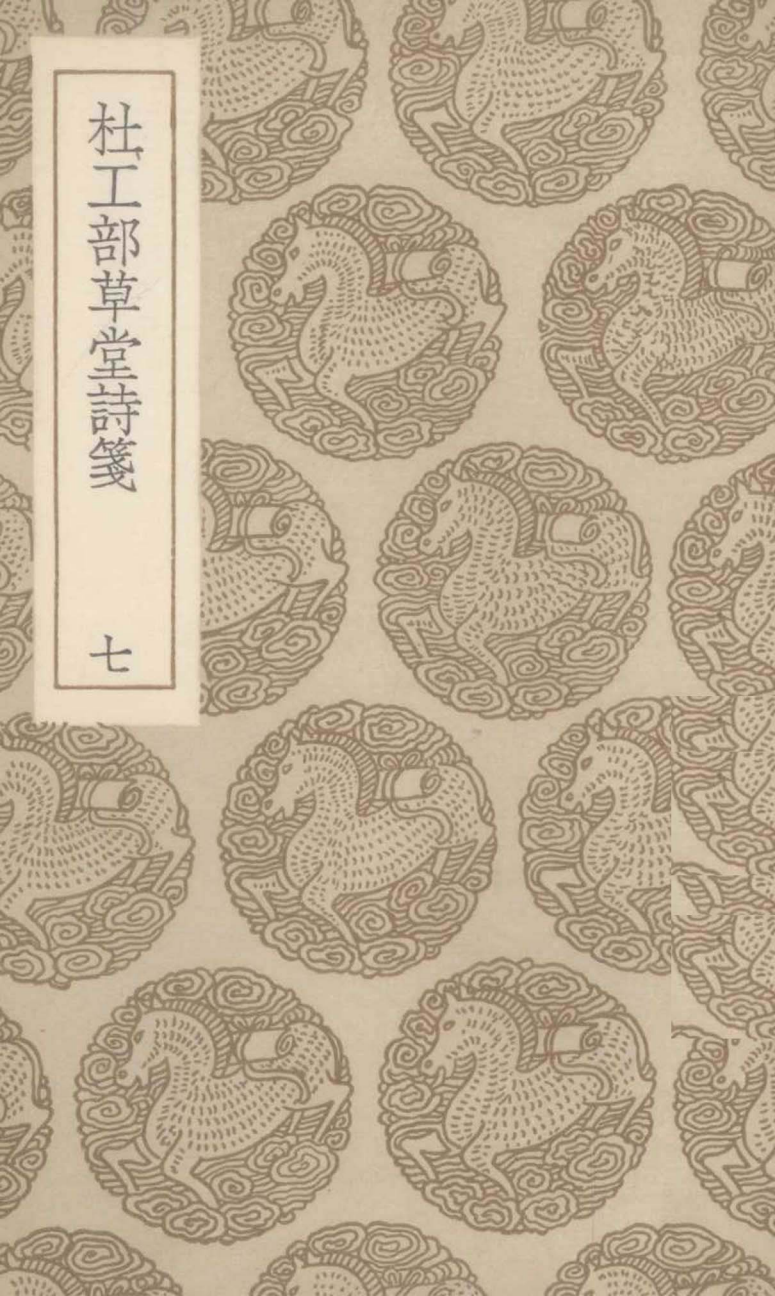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七







箋詩堂草部工杜

(七)

魯 書 編 次
蔡 夢 弼 會 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一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

百川日東流

古詩百川日東流何時復西歸

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

苦一作若何時有終極

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

國

贊公与房瑄遊衍瑄既得罪贊亦被謫上国京師也時贊公賤在同谷也

還為世塵嬰

嬰累也贊公本脫俗

人今反為世塵所累也

頰帶憔悴色

屈原既放顏色憔悴

楊枝晨在手

言以楊柳枝洗

淨梵唄也涅槃經各於晨時日出時離常

豆子雨已熟

豆子種之

所以供粥雨或作兩兩熟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頃叟變滅

安可

限南北

贊公自秦国來同谷是南北之限也

異縣逢舊友

南時為華州司功屬閩輔飢弃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去贊公相遇也

初欣寫曾臆天長關塞

寒

閩塞指同谷乃邊郡也

歲暮飢凍逼

一作天長閩寒遠歲暮飢寒逼

野風吹征衣

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甫又自同谷而入蜀因去贊 欲別向曛黑

公而執別而為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

馬嘶思故壆

壆一作鳴馬嘶猶戀故壆况甫之別故人乎

歸

鳥盡歛翼

歸鳥猶得斂翼况遊子不獲休息乎

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興廢不一古來聚散之地纔經宿昔已荒為荆

棘矣蓋夔兩京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祿山之亂蓋生荆棘况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吳越春秋離別詞曰行

行各努力

發秦州

乾元元年甫敗華州司功屬閩輔饑乾元二年奔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

紀行詩十二首趙叟云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劔門公在同谷亭次蓋不及月

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空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同谷在京之南不殘破故云樂

無衣思南州

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趙叟云天水地寒田瘠

土詩適被樂土

於同谷而同谷絲麻多於秦塞故也地志同谷蜀北秦南蓋有地視
同谷爲西南州而多南也秦州記曰度研隴无蚕桑八月乃麥五月
乃凍謝靈運詩南州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

山出漢之養山寰宇記秦州清水縣蟻家山漢水出焉唐志成州本
漢陽郡有同谷漢源縣鮑照登京峴詩孟冬十月交殺氣隱欲終天

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况聞山水幽水一

栗亭名更嘉栗亭川在成川同谷縣魏正始中改爲栗亭縣今成州栗亭館也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薯蕷常怒切蕷羊茹切本草薯蕷充五臟輕身不飢一名山芋山海經京山北坳少澤多薯

子與音与薯蕷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
南人呼薯爲儲語有輕重耳實一種也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山巖穴中

蜂房之蜜也張華博物志遠方正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巖巖石壁非
攀援所及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又有木蜜懸木枝作之有

土蜜垂於土室中作之出於晉安檀崖者多土蜜出於東陽者多木蜜出
於潛懷安陽者多崖蜜陳藏器云此乃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温

多在木中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崖石間生崖上蜂大如
玄虫房著巖窟以長竿刺令蜜出盛取之圖經云宣州有黃連蜜雍洛

間有梨花蜜亳州大清河有繪花蜜
或謂崖蜜乃櫻桃也余謂此說非是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

舟漢志秦州大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郡前雖傷旅寓遠傷

作庶遂平生遊

漢源之地向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未落况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東五十里

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著積崖蜜冬笋之類又可以充腸其清池又可泛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

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

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

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

夫一作夫大惘然

難久留

惘一作惘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况甫平昔心性懶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无奇山佳水可銷憂兼足砂石

之田最爲饒墾所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難爲久留而去之同谷也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

右詩兩頭鐵嶺新月

生磊嶽落

蒼蒼江雲霧浮

庾信詩蒼蒼雲霧浮大哉乾坤內五岳道

長悠悠

言天地雖厚而五岳道凋喪若无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

赤谷

十道志在成州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

李陵詩遊子暮何之

豈但歲月暮重

來未有期

蘇武詩相見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

艱一作難

亂石無改轍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也我車已載脂詩我車既攻載脂載轄山

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地

理志秦州龍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按集公有赤合西嶠人家詩云踰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

茲蓋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善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

无所追來而造飯也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

路永為高人嗤嗤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為後世嗤

鐵堂峽鮑欽止云此篇雙声疊韵体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縹緲普沼切縹緲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硤形藏

堂隍謂山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也壁色立積鐵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徑

摩穹蒼蒼蟠徑之曲蟠而摩天以言其高也石與厚地裂脩織無限竹限

作嵌空太始雪嵌上銜切空或作孔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威遲

哀壑底威遲委曲貌字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殷仲文詩哀壑印虛北徒旅慘不悅作

徒懷松 水寒長冰橫潘岳賦長冰積路 我馬骨正折詩我馬者矣陳琳飲馬長

城窟行水 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廻首

肝肺熱抵奔也弘天言盜賊與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匪抵奔不成家計故憂而內熱也

鹽井漢書蜀多鹽井羅泉有鹽井賦公孫述傳蜀有魚鹽銅銀之利性蜀有鹽井蜀郡賦家有鹽泉之井

又嶺以塩池注巴東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爲

塩博物志臨邛有火井取并火還煮并水一斛水得四

五斗塩家煮之不過三二斗劉涓子注蜀郡臨邛縣江

陽漢安縣皆有塩井巴西充國縣有塩井數所唐明皇時

成州長道有塩井一所並節奴有賞罰蜀道陵綿資瀘

榮梓遂闡普果等十州塩井總九十所每年課塩都當

錢八千五十八貫又唐志成州宝

應元年徙馬邑州于塩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鹵說又鹹地也東方謂之鹵西青丹者官鹽煙

官作既有程程限也陳琳飲馬長城窟煮鹽煙在川汲

井歲搨搨搨戶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

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言運載不輟也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六千

官賣錢只三百可致一牛商賣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

君子慎止足

君子足則知止也

小

人苦喧闐

愈貪也

我何良歎嗟

良乃良父也

物理固自然

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碇

碇侯夾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

邁遠行也悄悄憂也詩行邁靡々又憂心悄悄

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

雲門亦秦地名

積阻霾天寒

積阻言險畢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兩為霾

寒碇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

南發秦州正當十月故云漢原十月交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又云况當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

瀾

沂逆流而上也公順流而下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

野人尋煙語

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與之語則知路

少行

行子傍水餐

言人煙疎闊也

此生免荷父

荷胡可切負也父庸味切古今注載

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去及以不敢辭

未敢辭路難

甫維行路之難猶愈於荷父之夫所

路難也

路難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謂避閔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

勉強

終勞苦

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也

神傷山行深

謂經九回坡頗令人傷神也

愁破崖

寺古

謂望見法鏡寺可以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

嬋娟碧鮮淨

鮮一作鮮謂竹也吳都賦檀欒樂婢娟

玉潤碧鮮孟郊有三婢娟詩謂竹月入也

蕭瑟寒籟聚

籟子六切又所隔切蕭瑟即蕭瑟也盧子諒詩城下芳葉

零洄洄山根水

山一作石

冉冉松上雨洄雲蒙清晨

洄與

言曉雲浴洄而濛籠也

初日鬢翁復吐朱莖半光烟

烟古迥切光也

戶牖粲

可數

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隱映而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二計也

柱策忘前期出蘿

已亭午

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遂忘前進及出此山不覺已亭午矣

冥冥子規叫

子規即

前微徑不復取

甫雖欲少憇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里况徑陌微窅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天下山淮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此而之南也

岡巒

相經一且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

言兩山來峙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

天

窅壁面削

窅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狹面前山峭如削壁然也

磳西五里石

磳與溪同五里乃石

名也縱橫五里

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日車即日御也為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

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後漢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

俯恐坤軸弱

坤軸即地軸也恐弱不能

載若石以其石之高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魑魅嘯有風

魑魅丑知切魑明秘切鬼屬

鮑照蕪城賦水懸山鬼野鼠城狐風望雨噴昏見晨趨

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

昨憶

一作憶昨秦州記隴反九曲不知高幾里

高秋視吳嶽

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地理志吳岳在研縣

西唐隴州吳山縣西北四十五里吳山其頂有五峯後漢志右扶風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為西岳山在右扶風汧縣

指堂圖成皇有閔鄭之武牢也

東笑蓮花甲

華山有蓮花峯見蓮峯望忽開注

北知崆峒

薄

崆峒山名見聊欲倚崆峒注

超然侔壯觀

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斯天下之壯觀

已謂

隱寥之廓

隱一作覈曹植詩太谷何寥廓

突兀猶赴人及茲歎冥寞

歎一作欲

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謂登隴坂之險遂遠眺吳岳之山其勢皆雄峻雖蓮花峯崆峒山北之尤為卑小及此得覽五里石

超然特起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尽使我嗟歎數冥冥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 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沮縣茹切洳羊愨切沮洳淤濕也棧士諫切又土限切棧道編竹為

閣道謂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石門雲雪隘

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然蜀都賦沮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古鎮峰巒集旌竿

暮慘澹 言屯兵於此旗竿暮豎其色慘澹也 風水白刃澁 澁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為風張舟行險澁

如白刃 胡馬屯成臯 胡馬指安史之兵屯於成臯鞏洛之間也 防虞此何及 賊

成臯而官兵防備於此詩何嗟及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 苦舍切

熊罷咆我東 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各壑尔雅釋獸罷似熊黃白文 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熊罷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 猱音輕

捷善緣木猿狖之類或云猱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尾為卧褥鞍坐擅之用 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此紀異也

虹陰氣也子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伐竹者誰子竹一作木悲歌

上雲梯上一作抱為官采美箭美有竹箭焉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充一作應伐竹者采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

為范陽節度使齊山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劔南之州也窮於揚國忠國忠為劔南節度使二子為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為之采尺百

姓舌之奈何漁陽騎颯颯驚丞黎或作驚關西祿山所領皆油陽突騎叛於天寶十

四載以討國忠為名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駭駭也

積草嶺

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競千仞白日遶隱見遶待禮切更也

見形向切視也言日颯颯林響交颯踈鳩切風貌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因州唐志明

作鳴秦州又旅泊吾道窮窮一作衰衰年歲時倦衰老之年况當歲暮

之時是以

倦於行役

小居尚百里

百里乃縣城也

休駕按諸彦

諸彦指縣官也

有佳主人情如己會面

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

來書語絕妙遠客

驚深眷

遠客甫自稱荷諸彦眷頌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

食歎不願餘

左思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貴足不願餘

茅茨眼中見

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茅茨草創民未安居雖廢為微物不忍棄其餘蓋艱難之際飢

民不得而食者矣

泥功山

按寰宇記雷牛泥功玉仙三山皆在栗亭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濫非一時

濫乃挺切淖也又乃定切義同

版築勞人功

昔傅說版築傳岩即此地蓋為水所蕩汨四時常泥濫故以版夾其兩傍而築之也

不畏

道途永

途求一作哀求一作路永

反將汨沒同

反一作乃謂不怕道途之遠只恐反同版築之人同

汨沒於泥淤也

白馬為鐵驪

白馬過山翻為黑色之驪玉篇驪馬深黑色

小兒成老翁

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

哀猿透却墜

猿一作猿猿墜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

死鹿

力所窮

鹿窮於此以不能超越而死

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寄語後來

者須是防護無爲怒
濼而汨沒於泥淤也

鳳凰臺

山峻不至高頂按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
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

上憶吹簫
者是也

亭亭鳳凰臺

亭亭高貌艷道元水經注蜀水南徑盤頭郡東
而南今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徑鳳

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門漢世
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

北對西康州

此謂之西康者
廣東有康州而

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此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
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

初廢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
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

西伯令寂寞鳳聲亦悠

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蓋公所祚因事感發託興高遠意以漢
悠爲不足錄耳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與王道自文王既

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爲物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雛在上恐

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庶其爲瑞於世也按周語周大夫內史過對
周惠王曰周之只也鸞鸞鳴于岐山注鸞鸞鳳之別名也春秋元命

苞曰鳳凰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終
父之業鸞鸞在岐瑞應圖黃帝時鳳巢阿閣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鸞

鳴

岐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

上頭

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嗽嗽

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嗽

嗽一母

將九雛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

求

炯戶頂切光也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

實不食非體泉不飲立英疏鸞鳳之屬亦言鳳王也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閣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所重王

者瑞

山有鳥各曰鳳凰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靈瑞應圖曰

鳳王者之嘉瑞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

敢辭

微命休

高山無母雛乃鳳子也寓言王者為天地万物父母賢者

嗽嗽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慰此王者之嘉瑞

者非有道之

坐看綵翮長

長如

舉息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一依圖識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元苞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苞石室名也又曰

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

飛下十二樓

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

觀鳳凰負圖以授堯
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河圖崑崙之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城是也 **圖以奉至尊** 奉一作獻至尊天子也圖 **鳳以垂鴻猷** 猷

大道也鳳乘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賜文曰信帝王世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

信義膺文曰仁義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 倉頡

別外之辭也此乃孔子 **羣盜何淹留** 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復尚縱橫乎此用所以

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半之效也尔雅淹留久也

居同谷所作 同谷縣名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同谷圖經隋平仇地氏建康州

于同谷西康以別南康李薦師友論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杜少陵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 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者謂寓居也甫自秦州來同谷寄居乃乾元之二年歲在庚子

同谷屬成州 **白頭亂髮垂兩耳** 乱一作短髮過耳言其短也 **歲拾橡栗隨**

狙公 橡似兩切橡實也狙子餘切依屬食橡栗也按新唐書甫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狙公之比乎後漢李恂拾橡

實以自資晋虞贄流離郭杜間轉入南山中絕糧拾橡栗而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君芋朝三而暮四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
芋栗也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陸德明音義狙公老
猿也廣雅云狙欲猴也司馬云芋橡子也

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書或作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故指京城爲中原甫家京兆杜鄴自賦

亂以來家信不通故云無書歸不得也手脚凍皴皮肉死皴七倫切皮折裂也嗚呼一歌

兮歌已哀已一作獨嗚如字荒胡切歎咩也夢弼故之字書於鳥嗚三字通用嗥呼嗥乎嗥乎五字通用詩烈文曰於

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孝引詩則曰於戲前王不忘傷曰於乎小

子而史記齊燕廣陵王策皆曰於戲小子是於戲可以爲於乎也

前漢載三王策文則變於戲爲嗚呼至於王莽九錫文曰於戲豈

不休哉又於戲字顏師古注於戲讀曰嗚呼廣韻於字注云古作

於戲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爲於戲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於戲休茲注於戲歎美之辭見爾雅於音烏戲許宜切則是音義

亦皆可相通也悲風爲我從天來天一作東角自傷飢寒不得歸歎相通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鑱鋤銜切又士緘切廣韻吳人云犁鉄又云土具謝任伯云案顏之推訓俗音字鑱

仕衫切即銳也俗謂我生託子以爲命按鑱以鉄爲槩以木爲

之地鑱又仕鑿切死所係故云託子以爲命也黃精無苗山雪盛黃精无苗言其飢也廣雅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依黃獨黃獨俗謂之上羊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上勿余謂陶說非是當以黃精爲正按集有泉眼詩云三春濕苗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短衣數挽不掩脛衣不至脛言其

寒也甯戚叩牛角歌此時與子空歸來空或作同非也是時同谷艱食甫荷鏡而

採黃精以雪盛无苗男呻女吟四壁靜如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中无所有男呻

女吟飢寒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閨一

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爲之惆悵况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趙使詩史云公四弟曰穎曰觀

有占歸草堂曰父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而在荆門詩系云二三入

各瘦何人彊謂兵馬之乱各爲飢寒所困故也後漢趙孝弟礼

賊感其意生別展轉不相見縣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

路長胡塵謂祿山之乱東飛鴛鴦後鶴鶴鴛古呀切鶴七

廣雅鴛鴦倉鳴鴝也方言自閩而東謂之鴛鴦或謂之鶴鳴鴝音何又音加吳都賦鶴鶴鶴鶴劉淵林注鶴如鴛而大長頸赤目其尾避

水毒好嚼蛇尔雅鶴麋鵠郭璞注今呼鶴鵠蓋鵠類也陶隱居本草
駕鶴大於鴨似人家養鷺鷥鷺鷥鷺鷥九頭詩有鷺鷥在巢毛長傳秃鳥

也安得送我置汝傍按集甫有曲江詩云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又得舍弟消息詩

云骨肉恩書重德伯難相逢則知祿山之亂各在遠方不得相聚故託言欲跨駕鷺鷥鷺鷥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

在山東正祿山所反之地嗚呼三歌兮歌二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按集甫有詩云風吹紫荆樹色与春庭暮花落碎故枝風回反无処蓋傷年老死去弟无処可以尋也亦与此句同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余收尔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因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

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歿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良人早歿諸孤癡釋名婦人稱夫曰良人癡謂驕駛也

長淮浪高蛟龍怒時甫妹在淮南也十年不見來何時時一作遲

按集甫有詩云弟妹今何在是也扁舟欲往箭滿眼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

元張嘉延據州作乱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

為我啼清晝閭里為之惆悵猶可也猿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為極

笑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猿負鳴甚清諸山公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猿古本作竹林乃鳥名也嘗有客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枯樹一作樹枝黃蒿古

城雲不開同谷乃古白馬之谷一潭蜀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黃蒿故云古城白狐跳

梁黃狐立黃一作玄跳徒聊切躍也莊子逍遙游篇理往東西跳梁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

武都之山黑水出馬有玄狐蓬尾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一作百憂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負名世之材見遺中谷是以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數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

心是也謝靈運詩朝昏千念集日夜乃感盈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竟招不來歸

故鄉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竟辭云鬼兮來歸此云竟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而竟夢未嘗

忘故鄉也可謂思鄉之甚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古木龍從枝相

樛龍盧紅切從子紅切樛居蚘切木下曲也劉安招隱士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龍從兮石崖岌洪慶善補

音龍力孔反從音摠

木葉黃落龍正蟄

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蟄蟲皆蟄其戶

易龍蛇之蟄以求伸也

蝮蛇東來水上遊

蝮芳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借即尊泣

於涇渭之上也

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尔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白

尖人犯之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拔劍欲斬如高

祖斬白蛇以與赤帝之子故也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

思相使切一作怨遲

溪壑為

我迴春姿

猿尚為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為之迴春姿女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用之悲傷龍蟄

而蛇遊時之乱甚矣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亦壘中

三年

飢走荒山道

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為一年矣餘見前

長安鄉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肅宗中與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勲舊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其它可知也

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

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也趙佻云七歌其一惜身窮其二

相家窮其西瞻其弟妹其五古城寒雨四山多風中夜窮谷其六曠
蛇遊水上欲斬復休溪壑回春其七長安卿相恨未為阜高也

萬丈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潭一名方丈潭方丈以澄兩山危立下處寒碧

清溪含真漠

含舊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鶴刻公方丈潭詩曰清溪含真漠倒影垂澹澹出入巨

瓜礙何當暑天過今本

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方丈潭龍之所蟄集

有同谷歌曰南有龍

窟壓萬丈內跼步凌琅瑤跼步各切琅瑤

潭邊也凌近潭邊使人不敢放步故為之跼躄然蓋言其險也西京賦靈囿之中前後无有琅瑤淮南子出於无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

端崖也或作鄂亦作鐳古字通用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

却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

相對如削成然而積乎清虛也時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鄭鴻嘗有詠公同舍弟校曰工部博選後鄰家太平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孟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竹空勤舊山隅鴻曰方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立千仞倒影垂澹澹對斷善作類並徒對切澹澹猶浚沓也其廣千里

臨水而山蘼影在水中也前漢郊祀志齋與軒幸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孫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溟是

也或謂瀿顯瑤池也黑如灣環底如黃作知陳清見光炯碎炯古迥切光也

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帷一作帳陸士衡詩密葉成翠

寒木壘旌旆壘一作壘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遠川曲通流謂仇

与此相通也嵌竇潛洩瀨嵌口銜切洩私列切言源泉由此流洩也造幽無人境

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

閉藏脩鱗螫趙使云是時深冬而龍螫也出入巨石礙石一作瓜何當暑

天過一作何事炎天過淮南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快意風雲會

藏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為恨譬君子潛藏動則窒礙於小人良由不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應德璉詩欲因風雲會

濯真凌高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屬劔兼又自同谷入蜀此詩以下皆公道紀行十道志同谷

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聖賢指孔墨及一於歷聘也突竈孔也竈孔不至於黑言无暇改爨也

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暖言无寢寐也文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

况我飢

愚人

人一作夫馬能尚安宅

昔聖賢如孔墨猶不免栖人况我飢愚豈能安居而坐受其弊按唐書甫

居同谷兒女至有餓莩奚為不餬口於四方乎詩其究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喜

作嘉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瀕於應接按集公嘗有詩云地僻懶衣裳蓋謂此也

奈何迫物累

一歲四行役

甫奈何於口體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予求之詩以昨秋出棟垣椽華州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

秦亭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源十月交十月至成州城故詩云仲冬見虹蜺十二月發同谷登劔門是一歲四行役也

忡忡

去絕境

忡直中切心變貌如為物所衝也

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

龍潭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方在山嶽是也甫時將行停車於此有所禱也

迴首尚有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江文通詩樽酒送

交情無舊深一作雖無舊深知一作金舊情深如舊契也窮

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拙一作屈偶值樓道迹謂遇勝境即

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翻林鳥尚得休憇

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來無人

境今代橫戈予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木皮嶺在夙州賈耽皇華

首路栗亭西首讀去聲謂命車向西行也顏延年北使詩首尚

想鳳凰村在成都東南季冬携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蜀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之暄遠岫爭輔佐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議千巖自崩

奔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坵岸屢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喻

山借稱帝號也後漢張和華山仰干塞大明干一作看塞悉側切大明謂日以喻

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天下犯國紀而蒙蔽於君也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再

聞虎豹鬪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劉安招隱士虎豹鬪兮能罷咆屢踟風水昏謂水之險阻難

行也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高有廢閣道謂棧道也摧折如短轅短一作斷下有冬青林

繁潤聚金碧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氣意觀崑崙圖崑一作虛目擊玄圃

之草金碧之氣薦端于此也意觀崑崙圖崑一作虛目擊玄圃

存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盛言其風物而有取於崑崙玄圃也按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對此欲何適

縣圃淮南墜形訓懸圃闔風在崑崙閭闔之中

默傷垂老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

言陸路險阻可畏遂避之而泛江也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渡

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

差初加力差池緩進貌

杳窅入雲漢

杳一

言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

言渡之遠也

我

馬向北嘶

不忘故鄉也古詩云胡馬嘶北風

山猿飲相喚

言猿尚求侶甫與兄弟隔別反不若

之也元康地記猿古猴彌不共山宿臨日相呼

水清石礚礚

礚落猥切古詩水清石礚礚遠行不如歸沙

白灘漫漫

漫讀去声沈休文詩歸海水漫

迥然洗愁辛

迥一作修多病一踈

散高壁抵嶽嶽

嶽音欽嶽音吟張衡思立賦慕歷歷陵之嶽嶽注山貌

洪濤越凌亂臨

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甫遭亂離故忘於羈旅奔走見以有范傍澄清之志奈何時不見用亦止

於再三皆嗟傷不得其志也

水會渡

會一作回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

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

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

動一作當洶若溟

渤寬篙師暗理楫萬如勞切刺船竹也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

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既畏舟就

陸復陟万盤之回眺積水外回一作出外一作石始知衆星乾乾音

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巘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

疾勳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苟不強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言徑路之細也棧雲

闌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萬壑歌疎林林一作竹

積陰帶奔濤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齊物

篇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万竅怒號歇鞍在地底言下閣道而少懸也始覺所歷高

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浮生有定

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尔謂為妻子所累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

謂棧道盤曲有五重也

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

道

作閣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

言可避亂也

水清至多魚

家語入官

淵水至清則无魚甫因所見而反用之也

好鳥不妄飛

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

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

巨猾何時除

謂安慶緒尚鐵陝洛也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亡墟成

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

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國之境七國時楚國巫郡之地隋煬

帝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唐為施州領清江縣清江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

長風駕高浪

高一浩浩自太古

浩古皆讀上声水貌

危途中縈盤

一作危途

仰

望垂線縷

喻閣道之細也

滑石欹誰鑿

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

浮梁

裊相柱柱誅縷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目眩墮雜花頭

風吹過雨一作過飛雨滑石之款浮梁之裊皆推行之地故曰生眩頭生風矣百年不敢料一

墜那得取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飽聞經瞿塘瞿塘峽在峽州足

見度大吏大吏嶺在慶州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數其所切計也瞿塘

之峽大吏之嶺雖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謂反照也蜀道多卓花

江間饒奇石江文通詩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石櫃曾波上曾與層同謂閣道跨于層

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臨虛漾高壁清暉回羣鷗謝靈運詩山暝色水含清暉暝色

帶遠客謝靈運詩林靜帶暝色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甘孱

懦嬰孱山切懦奴卧切孱弱也不獨凍餒迫甫感此絕異之迹傷為妻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

優游謝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与何長倫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來
五豈衰未自由由一作安謝爾性有適頗有一作
所謝靈運陶元亮優游放浪无所繫帶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桔居屑切寰宇記龍州濟順廟本張惡子戰死而廟存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見於利州桔栢津則知桔栢屬利州也王洙云桔栢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氏羌之境漢開

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鍾會伐蜀姜維來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流之津駕竹為橋以渡之也竿

濕煙漠漠一作竹竿江永風蕭蕭戰國策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連袂

動嫋娜窈側格切娜乃了切娜奴可切梁益記征衣颯飄颻

急流鴉鷁散鴉博抱切鷁五歷切水鳥或謂鴉鷁絕岸鼉鼉

驕或謂鼉鼉喻橋梁也西轅自茲異謂整轅西向成都也東逝不可

要要與邀同謂東行可高通荆門路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判矣盛弘之荊州記郡

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一山相對楚之西塞也 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眇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曾謂无物可寫憂也前登但山

椒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釋名山頂曰峯亦曰椒廣雅土高四墮曰山椒謝靈運詩稅駕登山椒

劔門按地理志劔州劔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梁亦名大劔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有劔閣即張

載依銘所蜀都賦緣以劔閣劉淵林注劔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

蜀之險隘蜀主之先從開明上到查叢積三方四千歲至秦惠王時始与中国通李特流人至劔門箕踞四顧大

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降謀割據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劔閣道

酈元水經注曰大劔戍至小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路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

蜀郡門環于

惟有天設險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亡劔門天下壯門

作閣言山石廉利如劔乃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

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

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劔門魚抱西兩崖崇墉倚言古有一山

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也一夫怒臨關關一百萬

崇如刻畫城郭狀謂城郭依山以

為固如刻畫然一夫怒臨關關一百萬

未可傍

傍一作仰傍近也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劔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赴趙

珠玉走中

原

原

珠玉陳鮑皆作玉帛

岷峨氣淒愴

岷謂青城山在成都之西峨謂峨眉山在成都之西南路

三皇

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

書柔遠能述

職貢道已

喪

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

奉中國雖然職貢而太古舟楫之大道已喪矣方秦之鑿二山之氣為之斷絕可令人悽愴是以玉帛始走獻于中原矣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王于况反

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謂公孫述劉

吾將罪真宰

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意欲鏗疊

障

鏗楚產切平鐵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戰鬪誰肯廉發而不爭乎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

中國有亂起而據之原夫爭端皆由真宰自剖判以來有此危亦恐疊障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甫將欲罪彼天工而鏗其險阻也恐

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默一作黯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後有為割像之禍者是以臨風惆

張而默為國家之慮也

鹿頭山

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亦有闕以

鹿頭
為名

鹿頭何亭亭

亭高貌

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

里豁

甫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乃至鹿頭山已斷絕下

遊子

出京華

一作咸京遊子甫自謂也

劍門不可越

張孟陽劍閣銘推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

仍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

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遊成都山鎮重復險阻艱難

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險以及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

間居覓切昔嫺只蜀二分天下

天下今一家

謂肅宗中四天下已一家矣記禮運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

雲端失雙闕

雙闕謂天子之宮也以天下既一家皆為臣屬故所潛擬天子之闕不徒

見矣或曰雲端自有以劍門鹿閑之險果何用哉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元

碑即元切碑元

貌有文令人傷

文一作才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章比身顯用於漢用至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

遭其何處埋爾骨

左氏傳吾收爾骨焉

紆餘脂膏地

也

慘澹豪華俠窟

杖鉞非

老臣宣風豈專達此州最為難治僅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化得以專達其事不見掣肘於朝廷安能鎮

此乎冀公柱石姿冀公乃僕射與國公義見也論道邦家活

周官茲維三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冀公以三公論道經邦

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深幸用喜遇之故有斯人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

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駢駢桑榆日桑榆謂暮景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將衰朽也陶潛歸去來辭曠以將入願延年秋胡詩

日暮行來扁照我征衣裳日薄桑榆而其光駢々止足照我衣物色桑榆時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居西內也阮嗣宗咏懷詩灼灼西頰日餘光照我衣

但逢新人民言非故國也曹植詩不見蒼舊老但觀新少年未卜見

故鄉故鄉謂長安也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黃魯直依日月曾

城填華屋曾寺曾同填陟乃切完也或曰填音田滿也言豪華家多也淮南墜形訓崑崙墟中有曾城九重季

冬樹木蒼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發同谷赴劍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喧然

名都會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吹簫聞笙篴間居莧切一作奏言其俗樂也信美

無與適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金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

梁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登翻車峴詩四望極川梁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鳥雀虫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杳不得歸中原傷已鳥雀之不若也初月出不

高喻肅宗初即帝位也衆星尚爭光喻史思明之徒尚與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國所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寬之辭時裴冕尹成都甫

是以下居於院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土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

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蠻傳越雋郡青蛉縣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引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西

郊向草堂

裴冕鎮成都為甫卜築草堂於西郭浣花溪上

市橋官柳細

後漢公孫述傳述寡敢死

士五千配延岑於市橋擊破吳漢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中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

有石犀華陽國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蜀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寰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

名江路野梅香

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 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

囊

檢或依減非是

無人覺來往

竟一作競或又作与

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

崔公漪自吏部而謫荆州司馬崔必好飲故以醉為戲也 謫官樽俎

定常開

官俎一作居

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在潯陽郡按荆州記江出岷山其源

若壘谷可以盪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真十里名南江初在犍為与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与洛水合東北至巴

郡与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与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与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潯陽記九江一日烏江二日蚌江三日烏白江四日嘉慶江五日岷江六日源江七日稟江八日提江九日箇江

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印云九江禹貢在荆州

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在荆州按諸宮故事宋臨川

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
一柱觀荆州羅公洲臨川王起眾梁萃一柱麟角類事江陵臺甚大
唯有一柱眾梁共之梁劉孝綽江律寄劉可憐懷抱向人盡傾
之麟詩云經過一柱觀世入三休臺是也
懷以相待也
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切故馮錦水將双淚好向
瞿塘灩澦堆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
瞿塘莫下灩澦願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爲水則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
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劔南節度使右揆冀國公裴冕爲
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君焉詩所謂主人謂裴
冀公或以主人爲嚴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五
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奇題江外草
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宝應年是也

浣花流水水西頭疏一作之主人爲卜林塘幽並見已

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蛉齊上

下崔豹古今注蜻蛉一名一雙鷓鴣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鷓鴣

色食短孤常在翔蝶色青而大者是也東行萬里堪乘興蜀有方里橋在浣花溪東
溪中无毒氣昔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

日万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也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舟經宿方至造門而反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須向山陰上小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

無聲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然飄風暴兩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无声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為佳矣

錦官城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綉故呼為錦官城梁簡文帝賦得入階兩詩漬花枝竟重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

難一作離鸕鶿鷓鴣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鸕鶿鷓鴣見水

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禁當蜀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

伴

解斯融
吾酒徒
經旬出飲獨空牀

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藥裏江濱

裏一作裏行步艱危實怕春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

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春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

梁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壘所舍商賈之淵列隊百重

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綺麗星繁注

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

酒開金盞

盞一作鑽揚雄傳贊雄家貧嘗酒人希喚取佳人舞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非是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為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欲一作索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葉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

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

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顧愷之詩麗春絕衆卉少湏顏色好

多謾枝條賸賸與劑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

此重一作希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前房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

紅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青者

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當惜樹霜露未能移還思

昭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鷓鴣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至昊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翻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需汝在，作意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綠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

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楹字，惟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相傳以為立宜切，按王荆公絕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楹

者與移字同，押則知立宜切，為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楹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覓楹木栽詩云飽聞楹木三

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是也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鐘籠斬日止飛鳥

將數子，止一作下，古今注烏孝鳥也，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墮無心作解嘲。墮舊作慢，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壘，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傳童賢用

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蜀相

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西南漢會春秋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龍畝好為梁甫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雖之以死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中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趙清獻公玉壘記曰武侯祠古柏孔明手植按集公有詩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森森也華陽國志成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涎能鮮明錦絲蓋濯錦以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監官鐵官攝官一曰蜀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映堦碧草自春色江文通別賦春

草碧別賦春隔葉黃鸝空好音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古詩黃鳥鳴相

追咬二弄好音王僧
達詩揚園流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使亮表頻繁省闕出
摠六軍餘見題注

兩朝開濟老臣心

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
吳後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
賊分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

捷一作戰
見題注

長使英雄淚滿

襟

諸葛制八陣圖被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
士皆傷悼之向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有其土地者哉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

謂有肺
疾也

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

詩賓之河之干
干注干涯也

竟日淹留佳

客坐百年麕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

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

謂有肺
疾也

臨江卜宅新

謂結草堂以
枕玩花溪也

喧卑方避

俗

古詩喧卑
厭俗居

踈快頗宜人

江摠詩山
豁自踈快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

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言蔬不

小摘足見其重客也物金微出於力之所致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謂結草堂于浣花溪上无塵俗之氣也

圓荷浮小

葉細麥落輕花

落一作壁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賒遠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号曰高仙翁其鍊丹秘術悉

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之洪曰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帝遂從之

梅雨

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犀浦乃成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厭水

怪因以名縣今四月熟黃梅

周處風土記夏至兩名黃梅兩站衣服皆敗黷雅江湘二所四五

本犀作西非是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兩自

淇淇長江去

詩湛二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冥冥細雨來

楚辭屈原九章雷填二乃雨冥二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橫楓葉藥 二江水平 茅茨踈易濕謂以茅茨覆屋也 雲索務密難開竟日蛟

龍喜蛟龍以水儀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外生子如三斛竟能吞人龍屬也

盤渦與岸迴渦鳥木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回狀者故與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交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二上有市

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五畝

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井也 地僻嬾衣裳擇柳枝枝弱梓許居切字正作拒梓柳唐顧陶亦揚柳 枇杷

樹樹香樹二唐顧陶作對二 鸛鷓西日照曬翅滿魚梁此詩案田舍在清江

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梓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鸛鷓水鳥能捕魚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爾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紫小楫

容易拔船頭

技一作挨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清江指浣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

來一作歸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

為一作成東亞季子秀四維賦四維賦者肅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碁

稚子敲針作釣鈞

此南村之居得与老妻稚子適情乎碁釣以自樂其清幽形之詩皆寓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為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艇詩云

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涼江鄉之樂也東方朔七諫篇以直鉗而為鈞兮又何魚之能得多病所須

惟藥物

一作但有故人供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何一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害屬守水作石犀五枚一枚置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各曰石犀里劉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蹠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短

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二犀牛

二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

謂甫止言二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縣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有迄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厭壹涉切漢高帝紀注蒨柯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天生江水向東流向一作須襄陽白銅蜀人矜誇一千載蜀高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因王載泛溢不近張儀樓與蔡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今年灌口損戶口灌口一作灌注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

此事或恐為神蓋李冰刻石

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紅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於溢李尋謂王道正則百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謗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与紅神要誓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蓋此必

終藉隄防出眾力終藉一作我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三犀當作五犀缺訛只與長江逝然先王於旱乾

之時必因工作為隄防以禦其溢此正道也彼石犀之於旱乾但見元氣

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瘵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無洪

安得壯士提天綱壽之災矣晉木華海賦昔在帝嬀巨唐之代天綱倬孺為彫為察洪濤闌干万里無際

再平水土犀奔茫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

道不敢倫乱于有道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黜之

石笋行

蜀酋經石笋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成以珠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俯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言蜀之碑以二石柱橫理傳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鑄四字曰燭燭燭燭時人莫能曉推孔明默悟斯旨令左右塞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花賢詰其所司再掘而詳之賢議曰然燭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燭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燭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歲燭字可記主其稼穡充溢民物富贍悉以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筭於南北爲定燕所偏斜按石筭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躡一南一北北筭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筭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筭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筭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筭雙高躡陌一作街躡祖

庭石筭記成都子城西曰吳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筭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注古老相

傳是海眼老一作來苔蘚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筭二

往往陷作土穴似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屢矣此亦甚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筭焉天報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四

方之人有來觀者則竒而怪之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都故事石笋真珠發基也昔

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

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兩過必此事恍惚難明論

恐是昔時知相墓墓一作冢立石為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薨五丁立大

石高丈餘重千鈞為墓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

錯迤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

來未識猶駿奔詩駿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兩過往往有小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苔紋埋翳兼為波濤所留之

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緣飾謂為海眼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蔽觀聖德遂使政化錯繆失國家

之大軀而已晏然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識祿山固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立宗致有天宝末年之禍然其誣辭謬

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駿奔以祭之謂有神靈以厭水沙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弃天外使人

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論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俾立宗有杜甫之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裔則天宝之禍庶其息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
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錄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鶴而羽烏声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声者則

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只農事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

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

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字禪位于開明并西山隱焉時適三

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鵲蜀人聞子規鳥

皆曰望帝遂於鵲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

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

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皆為賊所剪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鳥之比乎餘見題注

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雛之他巢百鳥為飼之

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

號平聲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毀羣臣趨

詳觀此詩蓋為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怨而化為杜鵑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為哺

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為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遷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悒悒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

李頭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鬱鬱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兒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

前一作去

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欽止云崔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旆殺渝州刺史刘十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霍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羣盜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喻盜賊也劇甚也甫疾其

亡上下之分以爲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屬

盤屋十道志駱谷道自說二女齧臂時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世說趙飛燕姊

弟少貧微及飛燕見迴頭却向秦雲哭秦雲一作青雲一作雲

召與女弟齧臂而別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餓困蜀亂勸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迴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毀前兵馬雖驍雄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毀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

擾時天子命陸贄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毀前之兵擡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字季真東曠號爾謫仙人子榮本事集曰李白自蜀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

稱歎極口號為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

金貂換酒筆落驚風雨作驚一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

盡醉而歸章見其烏棲曲歎曰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

此詩可以泣鬼神矣帝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

鑿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

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獸錦奪袍新獸文也白外傳

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獸錦奪袍新獸文也白外傳

白作樂章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徵

衣名為朕知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乞歸優詔許

置于金鑿殿天寶中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不為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

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山契故遇之相

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

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

壚又云昔者與高李言欲兼全寵辱身言白

晚登單父臺是也言欲兼全寵辱身言白

籠眷今被譏辱是故言欲兼全寵辱身言白

欲隱以全其身也言欲兼全寵辱身言白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夜

言白昔與甫同遊梁也時與適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按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是也

兔園行歌泗水春

言白昔與甫同遊山東也

才高心不展

言其才大用而難用也

屈善無隣

言其道否而不遇也

處士禰衡俊

言白之俊似禰衡也衡傳黃祖長子射時大會

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李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點

諸生原憲貧

言白之貧如原

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筐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季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貧也稻梁求未足

言祿未充其志反遇謔謗故傷之也

意欲謗何頻

於

記切苾養里切本草又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以種還人譜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承王璘反而諧者以白為參屬

而與謀故甫取喻白之遇謔也

五嶺炎蒸地

白被謔流夜郎地與廣南五嶺相接故云炎蒸南康記大庾嶺桂陽

騎田嶺九真都龍嶺臨賀明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為五嶺蘇軾指掌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漲海之比古荒服秦置

三郡漢分九郡曰南珠崖皆在此地焉

三危放逐臣

三危在西故以三苗之竄為比

幾年遭鵬

鳥

白之遭貶故比之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乃為賦以自廣

獨泣向麒麟

白之不遇

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教詳記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壯曰麟壯曰麟牝曰鳴曰歸和

蘇武

先還漢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握節不屈而還漢此以武比白則先還也

黃公晉事秦

黃公四皓之徒

謝秦隱居上洛商山此以黃公比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

楚筵辭醴日

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申公見楚元王不設

醴而辭

梁獄上書辰

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廬間緣永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鄒

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鄒陽遂從獄中上書也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此言白用蘇武黃公

穆生鄒陽取以為法必不黨於永王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頓隔不与白雪明其罪故

甫欲乘槎為之問天何斯人之不遇若是乎博物志張騫乘槎到天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何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

乘槎一問津是也

狂夫

唐書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峻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真所謂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

一作新

百花潭水即滄浪

成都記杜負外別業在百

花潭外其水清可比之滄浪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

翠篠謂竹也

雨裊紅蕖冉冉香

冉冉香

裊於汲反紅蕖謂荷也

厚祿故人書斷絕

譏交態薄也

怕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

甫之見存於朝廷以踈狂故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

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

北望傷神坐北窓

坐或作卧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帶芙蓉本自雙

物理好偶出乎自然况甫於老妻稚子乎

茗飲蔗漿携

所有滄髯無謝玉為缸

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嫺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荅苦之食

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僮濡鬻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

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

柴門不正逐江開漁

人網集澄潭下

潭即百花潭也

賈客船隨返照來

賈音古返照夕陽也

長

路關心悲劔閣

甫思念來去之路劔閣接道險阻之難行也梁益州記劔門山勢連絡限蜀為阻

片雲

何事傍琴臺

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如片雲甫言蹤跡无定如之何也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与文君賞酒

廐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盖以響琴也

王師未報收東

郡

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

城闕秋生畫角哀

至德二年升成都為南京

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昔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

京洛言長安与洛陽也賦客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班固幽通賦竟煒煒與神交巧精誠發於宵寐

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衰疾江邊卧親

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霏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

辭滿謂任滿辭去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

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

藏身方告勞

買野竹

趙使云青錢蜀人之語謂見錢也

白憤岸江臯

岸憤謂頹其巾也示懶散劉隗岸憤大

言意氣

愛酒晉山簡

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壽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每出遊多之

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也

能詩何水曹

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果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任果為水部

時來訪老疾

步彘到蓬蒿

彘悉協切殺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

栗一作粟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總機也秋水纔深四五尺一

作雖野艇恰受兩三人機別本作航黃庭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白沙翠竹

江山暮山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甫自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作四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亂入蜀也

草木變衰行劍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芳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

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父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為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削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

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禮已薨幾時通薊北謂平安

也謂長安當日報関西謂長安以西也戀闕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

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屈原有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止云段子郎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成顏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嶺宜人獨桂林史記秦紀

郡龐嶺臨賀前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為五嶺始皇略地為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

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賈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賈禺即今之

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梅花萬里外大庾嶺

從嶺以南際海尽有桂樹推邠象州最多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

是也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言邦人稱

魯頌懷我好音江邊送孫楚此指言段子也晉孫楚嘗為驃遠附白

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終多喜新而厭故也

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第唐志唐興屬遂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宝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劉

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

時祿山陷兩京唯蜀偏遠獨無恙也劍外官人冷言主簿之仕於劍南為冷落之

官也唐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

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
益州是為劔南道也
關中驛使疎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

關中者秦川西以閬隴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唐關內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及其地

矣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

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新川裴迪從之遊新川荆棘迪乃從縉劔外縉節度蜀州蓋在高適之後

按王維文集十秀才迪是也詩與維最善餘見前王中允詩題注

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恨言秋木枯僵也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王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登臨

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品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佛一作費非是

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聞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日大光明普照又

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
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欽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闕古鷓切闕寂

僻靜也易闕其戶闕其無人注闕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曲也知君苦思

緣詩瘦思去声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

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李羅張之但得一隻烏鳧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

南大史公甫自謂留滯也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神僊方有數以王喬有神仙之方故用

比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羸秣鷹鳥愁怕

苦籠王祥詩鸞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驥

之思旅愁鷹之怕籠唯明府之高義
有以青嶺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

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行李使人義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生早寡君杜預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昭十二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蓋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

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李獄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窮愁豈自寬豈一作有用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

問以寬其愁故繼有致稻梁之語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孟時值久雨以鴻鴈自况艱於

致稻梁也

寄賀蘭二銘銘息廉切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平日久任

用蕃將以邀邊功遂致祿山震蕩天下也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

頭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異域他鄉也古詩與君俱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大赦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

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唐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荊州為南都號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北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

眾以建荊州為南都非急務也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自荊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極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其如西極存

西極指荊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明皇在蜀時危當雪恥

雪也取計大豈輕論甫譏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國取也

從之於是荊州號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為不正矣按東方朔傳欲陳太階六符應

江陵以譚為尹

劭曰太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
終愁萬國翻

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
猶存終必翻覆萬國也崔遠詩萬國尚翻驅
牽裾恨不死甫根不能

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按魏志辛毗轉帝欲徙冀州士家十
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

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漏網辱殊恩甫言房瑄不宜廢爾宗怒欲終罪甫以

之殊恩也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永負漢庭哭言羣臣無為賈誼慟哭以陳

傳誼上疏論政事曰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遙憐湘水魂言屈原見譏於楚沉湘水

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譖言屈原窮冬客劍外隨事有田
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覓

園甫客居蜀薄有田園可耕以自給也風斷青蒲節言衰老如蒲之柔脆也霜埋翠竹根

言自守如竹衣裳空穰穰穰汝兩切衆多貌關輔久昏昏又一作遠關中

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古京兆皆昏言寇願住長安日願住一作唯駐

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亂也願住長安日願住一作唯駐

劉昭幼童傳晉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
下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帝幼而聰哲答曰日遠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
明帝又以爲日近日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照北原
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无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迁之計也
光暉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
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
交

新徒有喜
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
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

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
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

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
安一杜陵野老作夜

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
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青門
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頃富貴何時

瓜地新凍裂
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豆苗荒穢瓜

地凍裂用養生之次負復何望焉 鄉里兒童項領成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臣稔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

拙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禮數之踈遂改節弃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此責若輩之僻也 飢卧動即

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昔童威輦衣百結之衣 君不見空墻日

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無声吞声也詩思位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

喻盜賊也

溪行盡日無村塢

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

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

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

山木慘慘天欲雨

病妻憂歸意急

時欲歸吳楚也

秋花錦石誰復數

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計急速不暇數之矣

別家三月一得書

誰樊作能數所具切計也此言公以九月自梓

復歸梓時三月也

避地何時免愁苦

論語賢者避世

光祿坂行

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

甫將之吳楚也

西望千山萬山赤

萬山一作萬水謂返照也

樹枝有鳥亂鳴時

鳴一作棲

暝色無人獨歸客

鳥晚棲枝尚亂鳴而求其類歸

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

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

射

射食亦切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也

安得更似開元中

中一作年鄭棨傳蔡言開元初上房精理道天

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賣糧

道路即今多壅隔

按崔寔傳主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川

章彝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

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

校獵亦似

觀成功

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

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

清晨合圍步驟同

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云三面網示不殺今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

斃吡突切

殺聲落日迴蒼穹

謂蒼蒼

天以仁為主而為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西京賦

幕前生致

九青兕

爾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

駝駝崑崙垂玄熊

駝他閑切駝徒何切

駝駝有肉轍行百里負千斤崑崙落猥切崑五段切崑崙高貌幕前謂幕帳前以能駝負載也

東西南北百里

間楊雄校獵賦東西南北騁嘗奔欲地蒼狝改犀聲擊倅麋前巨延搏玄蟻

踏也言禽獸為之傷也南有鳥名鸚鵡鸚鵡能言鳥也力不能高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左氏傳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鸚鵡賦侍酒射

之腥臊亦何勞於俎鼎胡為見羈虞羅中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

微若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繫虞羅

蒐冬狩侯得同侯王荆公作侯周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本天

不當合圍殺非使君五馬一馬驄使君五馬指章彝之為

御史也五馬者軍禮也劉氏河洛記隋開皇元年坐車緩珮武戩袴

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駟二公九卿駟馬右

駟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駟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

披中二千石如者碩者乃有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東方朔外

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

羅數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况今攝行大將權號

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用自謂也十年厭見旌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考此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廻轡擒

西戎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蹏天子不在

咸陽宮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

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轡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為多殺狐兔果何益哉朝廷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塵再蒙時朝廷出

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

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時

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恭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

卿公後即位於今為庶為清門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

畫入中品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也左

氏傳昭公三十二年三石之姓於今為庶

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祚衰微曹操割據何北吳孫權據荆楚劉備據蜀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以書畫馳名也

唐世也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去有一弟但

恨無過王右軍無晉作未王羲之字逸少善書為古今之冠嘗為老嫗書竹弱因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人

競買丹青不知老將至鬻李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之妙又善丹青苦心好之至老不衰也論語

不知老將至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嘗引見見音承恩數上南薰殿數色角切屢也又如字凌煙

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將軍下筆

開生面謂曹將軍重為之畫而面如生也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

者之猛將腰間大羽箭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鄂公

毛髮動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觀其圖若右當日酣戰氣

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象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先帝天馬五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錄

上所乘馬有五花驄照夜白駿逸无比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畫工如山兒不同莫

角切見人類

狀不相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

劉孝標辨命論時在赤墀之下

迴立閭闔生

長風

迴一作颯閭闔者天子之門也

詔謂將軍拂綰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案府詩彌幕圍香風耳節朱絜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

謂曹將軍之畫玉花及得其真也

榻

上庭前屹相向

屹魚乞切

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

惆悵

圜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

弟子韓幹早入

室

韓幹大梁人善寫人物尤攻鞍馬玄宗好養馬御厩中四十萬遂命韓幹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言幹李畫於霸得霸筆

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肉不畫骨忍使驕驕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

善一作妙

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見尋常行路

人途窮返遭白眼白

謂識之者冥矣

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來盛名下

范蠡傳大名之下難以及居

終日坎壈纏其身

凜音領盧敢切楚詞惟此鬱鬱獨

憂毒急忘坎壈而不違王逸注坎壈不遇
兒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偷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作心一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為水所浸常盈尺也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

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与之江賦水夷倚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一束使君

指草莽也曩時為梓州刺史兼權東川節度故也滿堂賓客皆嘆息陳遵傳每大飲賓客滿堂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思

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枻白帝城枻一作棹枻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為蜀王都成

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更魚腹縣曰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

迤邐沅湘上衡山見室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憂峽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奪也拔劍或與蛟龍

爭拔一作杖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

水踴躍學變化為龍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与之日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使我不得

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

為郡國志洞庭堯女居之湘君所遊意風塵瀕洞兮頌胡孔切

豺虎咬人咬古肴切喻盜賊之害人也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南意若

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御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

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負

外居慶適近常恣遊焉甫居成都築草堂以自遣遇楊子

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其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誕狂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也老子嗜

酒愛風竹風一作脩卜居必林泉必亦此遭亂到蜀江謂避祿

也卧病遣所便遣一作遺病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去寔

誅茅初一畝謂斬茅草以肇基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地

廣方連延作必經營上元始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公元乾元元年

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敢謀土木麗

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豈求華麗乎自覺面勢堅考工記審曲面勢臺亭隨高下謂隨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

敞豁當清川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雖有會心侶雖一作

惟數能同釣船數所角切題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

無定窟黃鸝摩蒼蒼天鸝或作鸞甫既創草堂未復以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迂徙不常如蛟龍之无

定窟黃鸝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乱也古來達士志一作賢盜受外物牽

古來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乘曾崔子之誰尚且弃而違之至於他邦而况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

魯鈍資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論語母固母必幽貞愧雙全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用之去草堂也豈能沉哉先物早識悔吝

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陷于賊真所謂幽貞双全也尚念四小松按集有四小松詩蔓草易拘

纏易一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甫以四小松為念惻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

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鄭英又之見殺四子鴻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復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 勿留後同游

山寺根石壁 根一作限 諸龕遍崔嵬 龕古前佛不復辨百

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 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 摩

經苦陸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定慧是六眾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蓋龍象乃鱗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故經解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又中含經沙門羊彼是龍象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

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上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 足令信者哀 此

經兵火焚蕪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擅信所哀憫也 使君騎紫馬 使君指 捧擁從 寺

西來 尋牙為梓州刺史兼權節度領用來游也 樹羽靜千里 樹羽植 臨江又徘徊 旗也

山僧衣藍縷 左氏傳篛篔簹縷以苧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醜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无緣蔽而紵之謂

襤告訴棟梁摧公為領賓徒 一作願賓徒 咄嗟檀施開 書

石崇巨粥咄嗟而辨子謂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声乃嘆声也按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捨之檀施洽羣有佛經曰是音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大乘經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陀鉢底此

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說陀為檀出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吾知多羅樹酉陽雜俎云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吾知多羅樹具多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十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義具多二者多刺婆力義具多三者都蘭婆力義具多多羅

多刺並書其葉都蘭一色取其皮書之具多婆力義具多皆梵語具多漢番為兼婆力義漢番為樹多羅樹即婆力義具多之一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

思惟樹即具多也釋氏有具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菩提樹一名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樹經久不凋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曰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

婦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梭却倚蓮華臺謂佛步閻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遮蔽須眉山

也諸天必懼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

才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以此道撫恤士卒豈非周濟之才乎窮子失淨處窮子用

謂已之処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入言勿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庸貨遇到父所受產

除穢冀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

指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人務作福田也故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高人憂禍胎高歲晏風破肉荒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 六四七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

入一作大

自哂同嬰孩

迴動也哂笑也謂僧家入

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万木為之迴動而山僧李道之心不変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

柳字

我來入蜀門

我一

歲月亦已久

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荆南歲月可謂久矣

古詩歲月忽已晚

豈惟長兒童

長丁丈切

自覺成老醜

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

老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

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

夫一作人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忤人意嘗醉昏巖武床斥其父名幾為武所殺是以

痛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抑也記云自後者人先之折節居万夫之後示其不尚人也前漢鄭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

昔如縱壑魚

如樊作若用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

魚乎王康頌如巨魚之縱大壑

今如喪家狗

喪讀去声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又如喪家之狗失其所也孔子家

語孔子儻然如喪家之狗

既無遊方戀

論語游必有方礼所游必有方

行止復何有

父母在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无遠方之慮或行或止都无拘繫按集有甫也東西南北人是也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不意青草湖

范汪荊州記青草湖夏月直度百里日月出沒湖中吳錄巴陵縣有青草湖扁舟落吾手青草湖在岳州甫今

適吳楚舟行經岳州也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

下羅賓友健兒戴紅旗此樂或難朽或一作戎日車隱崑

崑謂日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廣雅曰衛曰義和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高萬仞鳥雀噪

戶牖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為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

走荆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无定居也衣冠嘗

避祿山之乱今又避吐蕃故云重見也中原消息斷黃屋時吐蕃陷京師代宗臨幸安否

陝中原无消息甫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不忘君竟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終作

適荆亦虫王粲七哀詩西京乱無象豺虎方安排用莊叟莊子

師篇安排而去化
乃入於寥天

隨雲拜東皇

一篇東皇指楚也

排席上

南斗

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中國之地遠適荆亦南斗也

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

有使即寄書

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

樂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

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送裴二虯作尉永嘉

裴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室之初攷之裴

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甘八分書而裴虯作銘

曰嶂嶸怡草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

日月所經穀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予逃世於此忘形詩

人劉長卿過虯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纒紛何

如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唐溪觀唐賢題名有何東裴

虯字深原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

流落楚蜀時虯為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虯旋歎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

此徐呂切山高

天涯水氣中

謂永嘉

故人官

就此

故人謂裴虯也

絕境與誰同

絕境指孤

隱吏逢梅福

前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嘗讀書養性為事王莽專政福奔妻子遊

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

山憶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為永嘉守郡有名山肆意遊越扁

舟吾已就就一作具把釣待秋風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濱也尸子釣者謂以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天子歛通貴歛許忽切疾貌夫子美章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雲台相望懸謂貴

賤之懸備如雲之与涅也晉籍謝作藉甫自謂年白頭無藉在老不通藉也千金

翼論老人之性必持其老无有藉在朱紋有哀憐朱紋謂韋君為書記賜錄矣必哀憐我之頭白也書記

赴三捷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采薇一月三捷公車留二年甫自謂也漢東方朔待詔

公車顏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後漢志公車司馬欲浮

江海去此別意茫然一作蒼甫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无歎望道既不行遂

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夫子歎不遇之意余按此篇亦當次于天竺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

吳頊去声公寓蜀偶懷欲南下歸吳門之吳故流滯而獨愁也

九

江春草外

禹貢九江在荊州

三峽暮帆前

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三峽謂巫峽瞿塘峽

明月獸就成都卜

公言久寓成都獸如嚴遵也前漢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

休為吏

部眠

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滯休如畢卓也晉畢卓字茂出大興未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

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

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甫言非止南下

遊云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使

信哀江南賦風颺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

使君指李劍州也

寥落二年坐劍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

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都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巫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李宮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孝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幸於京師者比

各魯焉 **馬知李廣未封侯** 馬於度切安也。以李劔州官未其顯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

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宜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龍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詎而同日殺之至今恨此耳朔

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路經灩澦雙逢鬚天入滄浪一**

釣舟 浪音郎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楚魚父所歌滄浪之水也今將南下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処入滄浪之天乃我之

扁然之 **戎馬相逢更何日** 方當戎馬之亂相逢果何日乎 **春風迴首仲宣**

樓 仲宣樓在荊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樓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 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 終一作真以巴州姓馬故比之馬援也後漢馬援傳字文淵善兵策拜伏波將軍 **功**

曹無復漢蕭何 功曹甫自謂也考之元稹志公墓公自華州司功

主吏功曹也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也夢弼按元稹志甫墓自華州司功

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魚云功曹其矣不赴職任非如虞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並蕭去声 **扁舟擊柝纜沙**

邊父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帶東川故繫

京兆功曹乃有南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往之與而不起矣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歌驪駒將歸也甫欲

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

勢式博士江公公族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友曰歌

驪駒主人歌客毋庸婦今日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

名也見太戴禮客欲去歌之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有驪駒在路僕

夫整駕珂乃遵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鶉為鶉雀入大水為蛤

鶉入海為珂謂老鶉入水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左

省詩云不寢听金鑰因風

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非無萬里

姿飛黃神馬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國策曰夫驥之服

日行万里誰轡地白汗交流外阪迂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

紵衣以鬻之驥於是免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

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因一作用昔騏驎困於

非竹實不食謂騏驎有方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

期之端竹花不安則必困忍於飢餓譬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

命之所在不苟於貧賤榮豈非騏驎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係鉞下日於利競錐刀錐取也切說文銳也謂

錐之利刃將爭之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利之微細也左氏傳刀

不自心如置膏火上自煎煎爾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

篇篇予深耕而熟養之其禾繁以滋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贏音盈有餘也

賈百族禪販夫婦鬻良雜皆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時注邪為也優饒也舜舉十六相身尊

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國家之本是以舜十六

為之治也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

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

商君名軼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亦秦法度壞
 井田之制頭會實斂民不堪命命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
 不為乱乎是以陳勝天下應之如影響也夢弼謂甫傷玄宗之時政
 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乱者也當肅
 宗中只故甫意欲敦本抑末輕
 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推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禮云國之將只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
 光武中興使國祚再永安自高祖有開其先也然豈特高祖之聖
 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
 之徒左右羽翼与光武尚洋洋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
 吏事俾之名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
 將之功赫赫畫像南宮雲臺始非韓彭趙臨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
 光武之倫奈何諸將數功養寇以自封其于寇鄧耿
 賈輩遠矣用意傷肅宗无駕御英豪之策而依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一作雪閬中城北玉臺碧唐志閬中有靈山蒼溪有雲臺

山按圖經溪在閬中之北豈此所謂玉臺邪又地志高宗調露中建玉臺觀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已崩石已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根一作眼已覺氣與嵩

華敵此言靈山玉臺也中原格鬪且未歸兩相敵曰格鬪應結茅齋者

青壁一作著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山一作色寰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江源出散關入閬中地志曰閬江紆曲三面

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江一曰閬中江石代黑碧玉相因

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閬山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

槩歌側過蕩吐浪切廣韻槩織屬方言織謂之槩或謂之權所以急權謂之槩水雞銜魚來去

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名山志閬山多仙聖遊集圖經

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山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峰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安知有蒼

池巴漢志有彭池大澤名山體臺萬頃浸坤軸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支幽都方二十萬餘里地下有

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呀火加切字林大空貌

腹枕一作控三巴記閬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始盛城下入涪陵曲折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江字

呼名牛巴江學菱荷入異縣謂地產菱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石

爾雅荷稷稻共比屋稷音庚謂水有權既之利足養稷稻歲歲常

之惣名也道家大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

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谷長肌膚好顏色

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老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

孰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王晉終朝走巫祝

歌舞散靈衣

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依皇

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項羽爭閭中封高祖

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

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况漢祖以英雄之姿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敬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微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

甫傷世亂而祀典不率固有淫邪之祭也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前漢局促如轅下駒

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泛泛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用謂平生有五湖之興

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

死馬

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燧讀漢史

至此嘆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是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麟與之苦戰而沒失朝廷之壯士甫是以傷之也

去年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

謂馬麟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時甫與麟送別把臂江上今傷

其死也江南謂涪州也後漢廣陵王荆傳封侯難再得

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

橫臆

甫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因思其人而淚下濡習臆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

涪江有射紅亭

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

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遂州城中漢節在

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臥常持漢節是時

馬麟與吐蕃戰沒持節而死也

遂州城外巴人稀

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盡為之戰死也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鮑氏又謂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

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當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

謂並船而隨流也

極目摠無波

謂風定也

長日容杯酒

深江淨綺羅

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

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

平聲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

謂有妓也古詩嬌紅粉粧纖出素手

歡娛恨白頭

公自謂也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添一作禁時景遷移已尽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

蜀都賦金沙銀礫住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遊篇

夜光明月下隱金沙採之海遺僕女相嫉

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

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蝶

江檻俯鴛鴦

古今注鴛鴦死鳥也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官闕

天下兵雖滿

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一作青春

西京疲

百戰

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子儀復長安

北闕任羣凶

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魚朝恩之徒

柳伉上疏吐蕃犯順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閔塞三千里

甫在閩中望東輿所在有三千關塞之隔矣

煙花一萬重
蒙塵清露急

兩京陷帝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蓋言急也

御宿且

誰同

且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毅復前王道

謂

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只

周遷舊國容

周謂平王也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

蓬

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

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只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

始都關中經安史亂遷洛陽故比之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

青一作清卷与捲同

草碧

水連池牢落官軍遠

遠一作速謂兵甲已息矣

蕭條万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

故於万事未見其安也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甫言雖有兄弟而為喪巴山春色靜巴山蜀山也

入眼北望轉逶迤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

日月還相闕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

帝大興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闕星辰屢合圍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

為之圍二三尋德乃成不三尋及圍不合德不成漢天文志高祖七年

異之災而賊盜興也不成誅執法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人

張揖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焉得亦危機焉於安也

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大角纏兵氣謂祿山陷京師天王

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鈞陳出帝畿鈞陳王

音義鈞陳者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

營鈞陳也隋天文志煙塵昏御道舊把天衣一作固无牽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之出皆牽挽帝衣也 行在諸軍闕言軍士稀少也來朝大將稀

言藩鎮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公傷賢者避地多如日望隱於屠釣今乘輿能

不朝也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劉向列仙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遯東二十年適周匿儲溪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而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

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乱謂吐蕃再陷京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洛

復道使歸秦一作適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一作

哭蕭關迷北上謂代宗之乘輿有異乎段武帝之行幸雍州滄

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同乎秦始皇之敢料安危體猶

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國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言艱

者豈无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瀉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兩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也

灑屬車塵司馬相如諫獵書

犯屬車之清塵

灑屬車塵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道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官軍逃亡而作也

帝紀羽林孤兒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

難分太倉粟言國用乏也前漢志太倉粟紅腐而不可食競棄魚陽戈言兵敗北也淮南子負覽前

接戈而塞之日謂吐蕃陷胡虜登前殿謂吐蕃陷王公出御河謂公

奔得無中夜舞得无一作忍為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觀望

也如列現者乎按晉春秋祖述字士雅与司空劉琨雄豪著名時与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

鷄鳴起死生曰此非惡声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劉琨与親舊書誰憶大風歌

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春色生烽燧前幽人泣碎羅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推有烽燧此君臣重修德

猶足見時和注城上王荆公作空城

草蒲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曰當風吹花片片春蕩水

茫茫

一作春送
兩茫茫

八駿隨天子

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父祭父受敕憲用乘八駿之乘天

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綠耳踏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雷越影踰暉超光騰

霧袂挾翼穆王保智遠謀使轍迹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

羣臣從武皇

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

於泰山其所巡幸周八千里

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亂玄宗出幸蜀人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儀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

也陽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